

《出離界經》（Nissāraṇīya suttaṃ (AN 6.13)）

「諸比丘，有此六種出離界（*nissāraṇīyā dhātuyo*）。哪六種？

此處，諸比丘，有一位比丘可能如此說：『我的慈心心解脫（*mettā-cetovimutti*）確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ṇī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it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；然而，瞋恚（*byāpāda*）仍覆蔽我的心而住。』應當對他如此說：『尊者，不要如此說；不要誣指世尊，因為誣指世尊並不好；世尊不會如此說。賢友，此事不可能，沒有機會存在，即：當慈心心解脫（*mettā-cetovimutti*）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ṇī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it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之後，而瞋恚（*byāpāda*）仍覆蔽其心而住。此種情形不存在。因為，賢友，此即是瞋恚（*byāpāda*）的出離（*nissaraṇa*），即慈心心解脫（*mettā-cetovimutti*）。』」

「然而，諸比丘，此處有一位比丘可能如此說：

『我的悲心心解脫（*karuṇā-cetovimutti*）確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ṇī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it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；然而，加害（*vihesā*）仍覆蔽我的心而住。』

應當對他如此說：『尊者，不要如此說；不要誣指世尊，因為誣指世尊並不好；世尊不會如此說。賢友，此事不可能，沒有機會存在，即：當悲心心解脫（*karuṇā-cetovimutti*）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ṇī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it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之後，而加害（*vihesā*）仍覆蔽其心而住。此種情形不存在。

因為，賢友，此即是加害（*vihesā*）的出離（*nissaraṇa*），即悲心心解脫（*karuṇā-cetovimutti*）。』」

「然而，諸比丘，此處有一位比丘可能如此說：『我的喜心心解脫（*muditā-cetovimutti*）確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ṇī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īṭ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；然而，不樂（*arati*）仍覆蔽我的心而住。』應當對他如此說：『尊者，不要如此說；不要誣指世尊，因為誣指世尊並不好；世尊不會如此說。賢友，此事不可能，沒有機會存在，即：當喜心心解脫（*muditā-cetovimutti*）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ṇī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īṭ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之後，而不樂（*arati*）仍覆蔽其心而住。此種情形不存在。

因為，賢友，此即是不樂（*arati*）的出離（*nissaraṇa*），即喜心心解脫（*muditā-cetovimutti*）。』」

「然而，諸比丘，此處有一位比丘可能如此說：『我的捨心心解脫（*upekkhā-cetovimutti*）確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ṇī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īṭ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；然而，貪欲（*rāga*）仍覆蔽我的心而住。』

應當對他如此說：『尊者，不要如此說；不要誣指世尊，因為誣指世尊並不好；世尊不會如此說。賢友，此事不可能，沒有機會存在，即：當捨心心解脫（*upekkhā-cetovimutti*）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ṇī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īṭ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之後，而貪欲（*rāga*）仍覆蔽其心而住。此種情形不存在。

因為，賢友，此即是貪欲（*rāga*）的出離（*nissaraṇa*），即捨心心解脫（*upekkhā-cetovimutti*）。』」

「然而，諸比丘，此處有一位比丘可能如此說：『我的無相心解脫（*animittā-cetovimutti*）確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ṇī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īṭ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；然而，我的識（*viññāṇa*）仍隨逐諸相（*nimittānusāri*）。』

應當對他如此說：『尊者，不要如此說；不要誣指世尊，因為誣指世尊並不好；世尊不會如此說。賢友，此事不可能，沒有機會存在，即：當無相心解脫（*animittā-cetovimutti*）已被修習、被數數修習、成為乘具（*yānikatā*）、成為基礎（*vatthukatā*）、被建立（*anuṭṭhitā*）、善修習（*paricitā*）、善加發起（*susamāradhā*）之後，而其識（*viññāṇa*）仍將隨逐諸相（*nimittānusāri*）。此種情形不存在。

因為，賢友，此即是一切諸相（*sabbanimittānaṃ*）的出離（*nissaraṇa*），即無相心解脫（*animittā-cetovimutti*）。』」

「然而，諸比丘，此處有一位比丘可能如此說：『「我是」（*asmīti*）確已於我滅去，我也不再認為「我是這個」（*ayamaḥasmī*）；然而，疑與猶豫之箭（*vicikicchā-kathaṃkathā-salla*）仍覆蔽我的心而住。』

應當對他如此說：『尊者，不要如此說；不要誣指世尊，因為誣指世尊並不好；世尊不會如此說。賢友，此事不可能，沒有機會存在，即：當「我是」（*asmīti*）已滅去，且不再認為「我是這個」（*ayamaḥasmī*）之後，而疑與猶豫之箭（*vicikicchā-kathaṃkathā-salla*）仍覆蔽其心而住。此種情形不存在。

因為，賢友，此即是疑與猶豫之箭（*vicikicchā-kathaṃkathā-salla*）的出離（*nissaraṇa*），即「我是」慢（*asmīti-māna*）的拔除（*samugghāta*）。』

諸比丘，此六者即是六種出離界（*nissāraṇīyā dhātuyo*）。』

第三〔經〕。

Aṭṭhakathā

第三〔經〕中，「出離界」（*nissāraṇīyā dhātuyo*），即只是「出離之界」（*nissaraṇadhātu*）。此處，「我的慈心心解脫」（*mettā-cetovimutti*）一語中，由於已從敵對法（*paccanīka-dhamma*）解脫，因此，與三分禪及四分禪（*tika-catukka-jjhāna*）相應的慈（*mettā*），稱為「慈心心解脫」（*mettā-cetovimutti*）。』

「已修習」 (*bhāvitā*)，即已增長。「已數數修習」 (*bahulikatā*)，即已一再地作。

「已成為乘具」 (*yānikatā*)，即已造成如善調之乘具一般。

「已成為基礎」 (*vatthukatā*)，即已作為依止。

「已建立」 (*anuṭṭhitā*)，即已堅固建立。

「已善修習」 (*paricitā*)，即已周遍積集 (*samantato citā*)、聚集 (*ācitā*)、增集 (*upacitā*)。

「已善加發起」 (*susamāradhā*)，即由善巧修習而善加發起。

「覆蔽而住」 (*pariyādāya tiṭṭhati*)，即完全覆蓋、執取之後而住。

「應當說：『不要如此』」 (*mā hevantissa vacanīyo*)，即因為他宣說不真實之語，所以應當對他說：「不要如此說。」「即慈心心解脫」 (*yadidaṃ mettā-cetovimutti*)，即此慈心心解脫，就是瞋恚 (*byāpāda*) 的出離，其義即已從瞋恚出離。

然而，若有人從慈的三分禪及四分禪 (*tika-catukka-jjhāna*) 出定後，審察諸行 (*saṅkhāra*)，證得第三道，並以第三果見涅槃，而知「瞋恚已不存在」，則對於他而言，其心即是瞋恚的究竟出離。依此方法，其餘各處之義亦應如是理解。

stated above.

「無相心解脫」 (*animittā-cetovimutti*)，即強力觀 (*balava-vipassanā*)。

然而，長部誦者 (*Dīghabhāṇakā*) 則說：「〔無相心解脫〕即阿羅漢果等至 (*arahatta-phala-samāpatti*)。」因為彼確實由於貪欲之相 (*rāga-nimitta*) 等、色之相 (*rūpa-nimitta*) 等，以及常之相 (*nicca-nimitta*) 等不存在，所以稱為「無相」 (*animittā*)。

「隨逐諸相」 (*nimittānusārī*)，即具有隨逐上述種類之相 (*nimitta*) 的自性。

「『我是』 (*asmīti*)」即是「我是」慢 (*asmimāna*)。

「『我是這個』 (*ayamaḥasmī*)」即是：於五蘊 (*pañca-khandha*) 中，認為「這個就是我」。到此為止，即已宣說阿羅漢果。

「疑與猶豫之箭」（*vicikicchā-kathaṃkathā-salla*），即由疑（*vicikicchā*）所成的猶豫之箭。

「應當說：『不要如此』」（*mā hevantissa vacanīyo*），即若於你生起了由初道（*paṭhamamagga*）所斷的疑（*vicikicchā*），則阿羅漢的宣告即是虛妄，因此應當制止他，說：「不要執取不真實之事。」」「『我是』慢的拔除」（*asmīti-māna-samugghāta*），即阿羅漢道（*arahatta-magga*）。因為，當依阿羅漢道果（*arahatta-magga-phala*）而見涅槃時，便不再有「我是」慢（*asmimāna*）；因此，阿羅漢道稱為「『我是』慢的拔除」（*asmīti-māna-samugghāta*）。